



杭

聯

的孩子

曾广贤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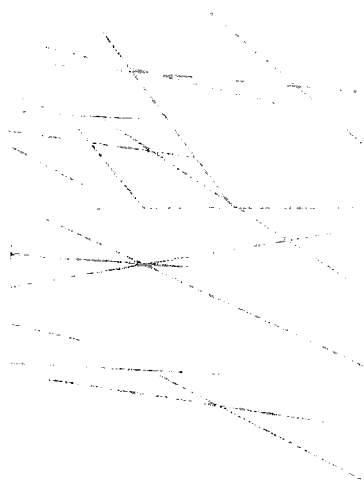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抗聯的孩子

曾广贤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联的孩子/曾广贤著.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4

ISBN 7-5385-2782-6

I. 抗... II. 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2309 号

抗联的孩子

责任编辑:曹 恒

美术编辑:吴文阁

技术编辑:娄 晶

出版发行: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联系电话:0431-5644810

E-mail:cleanorange@sohu.com

印刷:长春市永昌福利印刷厂印装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1230mm

印张:12.25

印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85-2782-6/C·1920

定价:22.80

谨

愿此书化作
一束鲜花献
给长眠于长
白山下的东
北抗日联军
的孩子们



目 录

一、两个猎人	1
二、猎人的家——棒槌窑	5
三、死里逃生的孩子	8
四、赵振德还乡	16
五、酒葫芦老王松	24
六、铁子回来了	34
七、狗爬犁比赛	39
八、柱子的故事	49
九、集户并屯	56
十、冰凌花开了	62
十一、报名上学	73

十二、头一个星期天	79
十三、小松鼠闹学堂	87
十四、来了个算命先生	92
十五、吴俊老师	101
十六、灰色的小洋房	104
十七、后娘来了	112
十八、喜神高升	121
十九、金翅鸟的风波	131
二十、黑子和他一样忧伤	140
二十一、去偷回金翅鸟	144
二十二、都当红胡子去	152
二十三、小英子过家门儿	158
二十四、进山去逮松鼠	168
二十五、在山洞里	179
二十六、小个子叔叔	182
二十七、老王松年轻了	188
二十八、郑缺腿抓鸡	193
二十九、迎接天照大神	202
三十、天照大神不服水土	211
三十一、郑缺腿遭报应	220
三十二、三个孩子的秘密	226
三十三、郑缺腿攀高枝	231
三十四、老苏有看青	237
三十五、老鹰抓小鸡	242

三十六、小英子的故事	253
三十七、姥爷被盯上了	259
三十八、狼狗下崽子了	266
三十九、大麻子兵	276
四十、小百岁报信	283
四十一、姥爷被捕了	288
四十二、马厩里的判决	291
四十三、老苏有的选择	295
四十四、我没生过孩子	305
四十五、最后一份情报	312
四十六、把冰猴王送给你	317
四十七、你家有靰鞡草吗	323
四十八、牵着瞎驴进深山	327
四十九、我回来了	335
五十、瞎驴钻进了埋伏圈	342
五十一、寻找柱子和霞子	345
五十二、柱子藏在山洞里	349
五十三、高二奶奶的故事	353
五十四、小霞子之歌	358
五十五、山猫还活着	363
五十六、我又有一个爹了	369
五十七、拉勾，我们都是朋友	376
五十八、再见了，靠山屯	380

一、两个猎人

一九三八年，蜿蜒起伏的长白山，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颤抖着。大雪覆盖着崇山峻岭，铺满了千沟万壑。凛冽的北风像一头发疯的野兽，肆无忌惮地咆哮着，妄图把这白皑皑的世界一口吞噬；然而，它却无法冲进这密密层层的原森林。

已经是下半夜了，肃杀幽暗的大森林里，所有的生灵都佝缩着胸膛，沉浸在凝滞的空气中。星星哆哆嗦嗦地眨着眼睛，月亮一会儿钻进云层，一会儿又无可奈何地出来瞧瞧。这里静极了，就连在雪地上踩折一根枯树枝，也会发出尖厉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

两个身穿老羊皮袄的猎人，一前一后地走着。前边的背着枪，是位小个子；后边的也背着枪，是个二米来高的大块头，用绳子拽着一个小松树头，把他们身后留下的足迹拉平了。

突然，前边的小个子发现了一溜歪歪斜斜的小脚印，“你来看，有人进山！”

“好像是个孩子”后边的大个子奔过来，用大手量了量那小脚窝。

“这个呢？”

“是狼！是狼把屯子里的孩子逼上了山！”

“不，不是狼是狗，没有搏斗挣扎的迹象，两个倒是很友好很和谐地相伴而行。”

月光下清晰可见，小脚印从远处迤邐到此，翻过山梁向山那边延伸过去。

两个猎人顺着那一溜小脚印向前寻觅。翻过两个小山峰，渐渐听见狗吠。那声音急促又有节奏，好像猎犬在向主人汇报情况似的。

两个人借着月亮的清辉，看见山凹里一块小小的平川上，有一条黑色的狗，正用前爪扒着一棵三楼多粗的枯树。猛然，一个圆咕隆咚的黑家伙从那枯树的半当腰爬了出来，伸伸腰，抖抖毛，站起来不耐烦地四处张望。因为后腿受过伤，留下了残疾，站不稳，便坐下不动了。

“老松树油子！”

这是猎人们给它起的名字。它是一只雄性的东北熊，性情暴烈而愚钝，打起架来十分野性，受了伤还能拼命奔跑。夏天它靠在松树上蹭痒痒，把太阳晒化了的松树油子涂满全身，然后又到沙土中去打滚。一层松油一层沙，层层叠叠，就像披了厚厚的铠甲，穿上了防弹衣，刀枪不入。三步两步追上挑衅它的人，一巴掌就能打得骨断筋折。那屁股就像磨盘似的，把人坐在底下，前后使劲一磨蹭，就把人压成肉饼，磨成肉酱。暴突突的小眼睛，尖尖的大嘴巴，不用咬，只一吼就令人胆战心寒。猎人都怕遇上它。

“汪汪汪……”黑狗发起了攻势。

熊闪着腰张着嘴，向狗扑去。狗一个高旋起来，往后退出好几步远。熊又向狗扑去时，机灵的狗竟蹿到了熊的屁股后边。熊随着

狗转磨磨，狗围着熊兜圈子。

这时，一个虎虎实实的孩子，挥动着木棒从树后冲出来，照准黑熊劈头盖脑就是一棒子。没想到，那黑家伙纹丝没动，傻乎乎地晃了晃脑袋。它定定神，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个小人儿的时候，就“嗷”地一声用两只后脚站了起来。

狗箭一般冲上去，一口咬住了熊的后腿。熊往下一坐，狗却闪开了，没坐着。

一个孩子，一条狗，把熊弄得蒙头转向，不知应该先对付其中的哪一个，索性坐在那里不动了。它想了一会儿，决定全力对付孩子。可是它刚一站起身，狗就扑上来，“吭哧”朝它屁股啃了一口。它只好转过它那笨拙的身躯，去报复狗。

“快闪开！”

“往右跑！往右跑！”

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弄僵了，先往左跑了几步，又往右跑，不小心被树枝绊了一个大跟头。

熊刚要扑过去，狗就把它截住了，像一个舍身忘死的卫士，横在了孩子与熊之间。

当孩子爬起来再往右跑时，狗也一跃跟了过去，一边护住孩子，一边回头对着黑熊狂吠。仿佛大喊：“你敢过来，我就和你拼了……”

“叭叭”接连两声枪响，远近的山谷传来了清脆的回声。黑熊“呜”地一声大叫，眼窝流出了血，晃了几晃，软塌塌地瘫下去了。

孩子被枪声吓昏了，瞪着眼睛呆若木鸡。他觉得嗓子眼里被塞上了一把草，不仅说不出话来，连气儿也被堵住了，眼前一黑，软绵绵地栽倒在雪地上。

“啊哈！真不愧是神枪手，名不虚传。怎么练出来的？”

“嘿，这可非止一日之功了。它浑身上下穿着金刚罩铁布衫，只有脸面，特别是两只眼睛，容易穿透。”

“我从小就跟着我爹上山打围，我爹能打跑着的，可也没有你这么准呀。”

“走吧，回家去。”

月光从纵横交错、密密匝匝的树枝间漏下来，宛如碎银铺在雪地上，斑驳陆离、闪闪烁烁。两个猎人轮流背着孩子，乘着银白色的月光，踏着琼枝碎玉，翻山越岭。

黑狗摇着尾巴跟在后边，不时地回着头，惦记着雪地里那黑糊糊的猎物。



二、猎人的家——棒槌窑

猎人的家就在大岩山南侧的老虎峰下，是座前朝阳后靠坡的五间筒子房。一间厨房，四间居室。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它是进山打猎和采药人暂栖的客栈。虽说是草房，但房子的骨架可不一一般。梁柁、檩子、柱子清一色是去了皮的好红松，又粗又壮。就连几百根椽子都是碗口粗的松木杆，直直溜溜一根是一根的。房顶是一寸多厚的板子铺的，又光又平不糊棚也不往下掉土。地基是大方石铺的，上边垒的大土坯，用泥里外一抹，厚墩墩的冬暖夏凉。

客栈的主人姓胡，谁也不叫他的名字，都管他叫“老当家的”。久而久之，人们把他的名字都忘记了。他中等身材，鬓发胡须刚刚见白。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落，身子骨硬朗。看上去不过五十多岁，但实际年龄却大得多。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找人算过卦。算命先生说他：“这辈子穷，下辈子穷，辈辈不离穷，离穷就没命。”他怕未婚妻跟他受累，就毅然决然地退了亲。一跺脚下了关

东，发誓不成家。钻进深山老林，真的打了一辈子光棍儿。

在他六十寿辰那天，四方的猎手和采药人都汇聚在这里。治红伤的酒葫芦老王松，求人刻了一个横匾“棒槌窑”，挂在筒子房的门楣上。众人把这“棒槌窑”的老寿星推到上座，举杯祝贺他万寿无疆！

山里人管人参叫棒槌。从此，进山来挖人参、采药的人都要到这“棒槌窑”来呆一呆，落落脚，讨个吉利。于是这深山老林里的客栈有了自己的品牌——“棒槌窑”，火爆得远近闻名。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兵荒马乱，国破家亡，谁还敢进山打猎采药！“棒槌窑”门前冷落了一阵子。但是，老当家的没有被孤独与寂寞压倒。他像一只勤奋的蜜蜂，天天修葺这五间筒子房，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因为他对这里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悬崖峭壁了如指掌，有些绝妙之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所以东北抗日联军大岩山游击队便把一个军火库设在了这里。日本人想要找到这里的军火，除非他们把这大岩山铲平了，不然是连门也找不到的。抗联大岩山游击队在这里留下十个人，算上老当家的总共也只有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人各个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白天大家分散开来，各行其是，晚上到这里开会和休息。“棒槌窑”便成了保卫军火库的瞭望所。军火库与外界的联系，全靠眼线和交通。山外有个小屯叫柞树屯，全屯十三户人家，四十多口人。里边住着军火库的眼线和交通。柞树屯不仅是军火库的粮食供应站，也是军火库的一道大门。就因为这道大门，不管外面多么寒冷，“棒槌窑”里依旧温暖如春。

一想起这些，老当家的总感到是一场梦。

“咣当”一声门响，把老人从梦中惊醒。随着一股冷风，大个子背着孩子撞进来。老当家的疑惑地望着他们：“从哪儿捡个孩子？”

“从老松树油子的屁股底下！”

“吹牛!”

“真的，再晚一步这孩子就完了!”

“他是怎么了？冻坏了？”

“不是。他累极了，困极了，又受了惊吓。”

老当家的给孩子脱下鞋，脚丫子还冒着热气儿；摘下帽子时，头上也冒着热气儿。只有两只小手冰凉冰凉的，冻得通红。“好壮实的孩子，火力真旺！”老当家的一边给孩子摩挲手，一边啧啧地赞叹。

大家围着孩子看来看去，谁也不认识。这孩子从哪里来？

这黑狗认识老当家的。它朝老当家的摇头摆尾，前蹿后跳。最后，把老当家的挤到炕沿坐下，前爪伸平，嘴巴朝地算是行礼，然后站起来，两只前爪往起一抱，算是作揖。这狗是谁的呢？老当家的绞尽脑汁，掰着指头，怎么也想不起它是哪位猎人的。因为过去进山打猎的人多，而每个猎人至少都带两三条狗。猎人的狗，每一条都是又机灵又懂事，尤其是头狗，差不多都会行见面礼，都懂得“棒槌窑”的规矩。

大家围着死里逃生的孩子看来看去，面面相觑，都很纳闷，这孩子跟着狗到这深山老林里来干什么呢？

三、死里逃生的孩子

一缕缕灿烂的光柱在孩子那昏睡的脸上跳动着。他感到细痒痒地刺激，伸手揉揉眼睛，把眼帘掀起一道缝朝外看了看，扭扭肩膀，又合上了。

然而，那些光柱像席篾儿似的撩拨他的鼻子和眼睛。他挥一挥手，想把那席篾儿扒拉掉，但是办不到。他生气了，大声喊：“干什么！干什么呀！”没有人回答。

一只温暖粗糙的大手抚摸着他的脑袋。他觉出来了，这是爸爸那握斧子砍木头的大手，刚劲而有力。多好哇，只要爸爸在这，那就什么也不用害怕了。爸爸有的是力气，差不多跟鲁智深一样，可以倒拔垂杨柳；像二郎神那样，可以劈开一座山。他抓住爸爸的手摸着，摸着，最后垫在腮帮底下，枕着睡着了。

睡梦中，他听到有人进来，又有人出去；有人大声说话，也有人窃窃私语。他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忽然，他发现有人把爸爸

拉走了，急切睁开眼睛，叫了声：“爸爸！”

“睡醒了！”他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他不由得浑身一激灵，这是怎么回事？清清楚楚地记得，方才爸爸就在这儿，不仅抚摸过他的脑袋，还和他说过话呢。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他努力睁大眼睛：咦！这是什么地方？

几张陌生的面孔使他的心一下子没了底。恐惧和忧伤像一把酸枣子，从嗓子眼里塞进了他的胸膛。一对对晶莹的泪珠从长长的睫毛里颤巍巍沉甸甸地滚出来。

黑狗本来蜷卧在炕沿下，疲倦地熬睡着。听见它的小主人醒了，就从地上爬起来，把两只前爪搭在炕沿上，嘴巴使劲往前伸着，轻轻地叫，好像在说：“我在这呢，一直守卫着你。这都是些好人，不用害怕。”

孩子慢慢停止了哭泣，四处张望：炕沿边一个中年猎人向他挤眉弄眼。好面熟呵，想起来了，就是这个人开枪打死了黑熊，救了他的命。地上，一位老爷爷向他微笑着，问他想不想吃东西。墙上挂着几张兽皮，还有几杆猎枪。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他皱了皱眉头，用力搜索着记忆……

凌晨，屋子里黑洞洞的，他一个人躺在炕上睡得正香。突然，妈妈从门外一头闯进来，使劲摇撼着他，“快起来，快起来……”妈妈帮他穿上衣服，提好鞋，戴上帽子，扯着他就往外跑。门外，寒冷的山风顺着袖口和裤脚钻进来，冷得他直打哆嗦。这时，他才发现屯子里一片混乱。

“哐！哐！哐！”砸门声。

“汪！汪！汪！”狗叫声。

“八嘎牙路！八嘎牙路！”日本人的吼叫声。

“妈呀！妈呀！”分不清是谁破了音的哭喊声。

妈妈把他扯到后园子，那里有一个秋天埋萝卜的大土坑，一下子把他推到坑底下，然后使劲往他身上扬雪，用雪把他埋上了，命

令他不许动。

女子本弱，为母则强。日本人杀过来了，他听到妈妈拼命往别处跑，他没敢抬头，但是他听到了噔噔震地撼山的脚步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妈妈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屯子里火光四起，浓烟滚滚。他什么知觉也没有了，好像心也没有了，只剩下一面鼓似的胸膛，被什么东西敲得咚咚响。

他咬紧牙关使劲往前爬，爬进了柳树趟子，便跳起来疯也似的往前跑。跑哇跑哇，山高雪滑，跌倒了爬起来再跑。

忽然间，他发觉后边有人追来了。他使出最后一股吃奶劲儿，拼命往前跑。腔子里着火了，嗓子里冒烟了，后边追的也更急了。已经追到了脚后跟，他吓昏了，两腿一颤巍，摔倒了。他两手捂住脸，使劲往雪里拱。

过了好一会儿，他发现有人轻轻地扒拉他的手。他慢慢地抬起头，哎呀，原来是他家的大黑狗黑子在用嘴巴拱他呢。他欣喜地坐了起来，把黑子搂在怀里。黑子忧伤地哼了几声，声音很小很小，好像有憋不住的话儿一定要说，可又怕让日本子听见似的。

他站起来，抖落身上的雪。这是什么地方？黑暗与恐惧使他失去了判断力。他不敢回头，似乎他一回头，日本子就能看见他。他下定决心往前走，走得越远越好。

一阵墨黑过去，东方给世界送来了光明。太阳徐徐升上山顶，叩打着沉睡的大森林。小鸟被唤醒了，叽叽喳喳地站在树枝上唱着。野兔、带白点的小鹿，都被唤醒了，从树林的那边跑过去了。

他仰脸看看太阳，心里想：八成到了该吃早饭的时候了，不然肚子里怎么这样不自在？

他勒勒裤腰带，抓两把雪，攥了一个雪团儿，一点一点咬着吃。果然不错，吃了两口很提精神。

黑子以为他弄到了什么好吃的，就跳到他的面前，用两条后腿站起来，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伸嘴向他要。他把剩下的半个雪团